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  
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雙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歸西

話說挹香從綺雲家歸，甫入門，門公便下了一個跪道：「恭喜老爺又添了一位少爺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可是琴太太生了麼？」門公道：「正是。」挹香大喜，便到媚紅軒來，見愛卿等俱在。愛卿為挹香道：「恭喜你又養了一個兒子。」挹香含笑而說道：「好雖好，倒是作孽得很。」素玉道：「什麼作孽？」挹香道：「做了男兒，自然愛美人的，你想豈不是作孽？」秋蘭道：「你自己做了這許多事情，自然作孽。他也未必同你一樣的。」說著大家笑個不住。愛卿道：「如今又要命名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喚他幼琴可好？」愛卿笑道：「兒以母名，倒也使得。」又說了一回，挹香便在梅花館住了，告知綺雲病重，明早便往綺雲家來，不表。

且說綺雲自從挹香去後，他便昏昏的睡去，到了五更光景，已經痰上。此時挹香到來，僅存一口氣了。挹香見此情形，不覺潛焉出涕。正哭間，只見綺雲小足一登，身子幾掉，竟嗚呼哀哉。可憐半生淪落，一現曇花。早苦得挹香嚎啕大哭，便取了銀子，叫假母辦理後事。挹香自己視殮，吩咐暫且停棺，俟往袁墓買了墳地，然後安葬。

料理停當，忽然想著碧珠，忙便抽身到得他家，只見孝堂陳設，慘慘儀容。挹香大訝道：「莫非碧珠妹妹棄世的麼？」即而視之，果見上面寫著「亡女胡碧珠之位」。又看掛的儀容，卻與碧珠在生一樣，不覺失聲大哭道：「碧珠妹妹，你竟棄我去了麼？」挹香正在大哭，驚動假母、侍兒出來，看見挹香，不覺也淒然淚下，乃說道：「金公子，你為何今日才來？」挹香道：「只因我家中生產，又遇著綺雲妹妹家喪事，才得舒齊，來看碧珠妹妹，那裡知他已作夜台之輩了。但不知幾時物故的？假母道：「自從金公子你去之後一日，可憐病勢陡變，竟成了內熱外寒之症，未及一天就去的。」說著也大哭起來。挹香又哭道：「妹妹為何去得如此之速，薄福書生，竟不容一面。如今只好對此畫圖，空中相像的了。」說罷便命端正祭物。挹香在靈前祭奠了一番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暫歸家裡，告訴愛卿二人俱死。愛卿也歎息了良久，又說道：「你可知胡碧娟妹妹也去世了？」挹香道：「你這句話那裡得來的？」愛卿道：「方才到這裡來報喪，所以曉得。」挹香聽了，登足大歎道：「天之忌人，何竟如此耶！」挹香歎息了一回，挨過了一宵。到了明日，即至其家，詢知侍兒，方知是前五天死的。挹香□分悲慟，弔奠了一回，方才回去。

過了兩日，挹香喚了一隻舟兒，到光福而來。到得袁墓，見梅樹千株，果然茂盛，山青水秀，自是不凡。挹香便尋了山主，揀了一塊在梅林深處的平陽之地，講定五百兩花銀，然後往各處遊玩。忽想著張靈、崔瑩之墓也在這裡，欲思往謁，便問了一個信兒，來尋張靈之墓。只見青草蒙茸，荒墳無數，銅駝泣雨，石馬嘶咽。不禁喟然而歎曰：「世間爭名奪利，厭辱求榮，一到無常，終成空幻。就是我金挹香，此時雖則雄才磊落，綺思纏綿，他日也無非一■黃土遮蓋了這臭皮囊就是了，怎能夠享榮華而受富貴，抱豔妾而擁嬌妻，長享千年之福耶？」想到此，不覺心志皆灰，愴然涕下。回顧處，又見前面一個大碑，挹香俯視之，見上寫「明才子張靈美人崔瑩合葬之墓」，下書「明解元唐六如題」。看罷，色喜道：「原來就在此地。」便撮土為香，深深下拜道：「癡情薄福生金挹香，為慕多才，特來拜謁，不知地下才子佳人能否鑒予哀曲。」拜了四拜起來後，猶覺依依莫釋，便向身邊取出筆墨，掃去綠苔，題詩一絕於碣上云：

一■黃土憶埋香，生恨緣慳死後傷。

才子美人千古豔，崔張何必羨西廂。

挹香題完，又作了四個揖道：「金挹香去了。」然後歸舟。

到了明日，才回吳下，便至綺雲家端正開喪舉厝。因挹香在彼料理，□餘位美人都來質弔，忙碌了一天，下午方才移厝下舟。挹香陪了綺雲的棺木往袁墓進發，大家非惟不笑他的癡情，倒敬他的仗義，一路無詞。舟至墳前，挹香命山主備了炮手樂人，墳上也搭了廠兒，鄉間人只道是挹香的姬妾，所以都來祭弔，倒也□分熱鬧。挹香也將錯就錯，任他們來拜弔，落得顯煥些兒。忙了半天，挹香索性托墳客備了幾席酒肴，請他們吃了一頓，然後破土安葬。挹香親自在鄉當做了六七天，方才告竣。挹香又親筆書了一塊碑兒，叫名工鐫刻，上寫著「清故名校書陸綺雲香塚」。又替他做了一個墓誌銘，上寫著：

陸綺雲者，吳中名校書也。年二九，抱病歿。臨終時，囑予營葬於袁墓梅花叢處。及歿，予不敢忘，遂入地於此。嗟夫，香魂莫返，空悼紅顏；玉骨猶存，宜封黃土。擇於月之□六日卜葬於斯。既佳城之得所，幸苦海之永超。花香月朗，得所憑依。知我者必不以我為多事也。

挹香題完了，又附詩二絕於後云：

落花狼藉污春泥，芳塚新埋意轉淒。

占得湖山卿願遂，夜台莫怪杜鵑啼。

其二

鈿釵零落玉成埃，此時埋香無限哀。

那得招魂歸故里，空閨更見美人來。

題罷，又向瑩前祭奠了一回，方才啟棹回家，不表。

卻說蔣絳仙訂盟一個河南省候補知府魏公為妾，原籍也是江蘇人氏，如今補缺河南，欲要帶一姬妾到任，見了絳仙，遂托人說合。絳仙因年及■梅，示可再待，探知魏公倒也端方正直，年紀未及四旬，絳仙便允了。那日動身的時節，思與挹香一別，聞知挹香正在袁墓辦理綺雲墳事，不得已叮囑假母道：「挹香到來，望將其事達彼」。

再說挹香歸家後偶至絳仙家，假母道：「女兒已經從良去了。」挹香道：「真乎假乎？」假母道：「老身那敢哄騙公子。」便將前事一一告知挹香，道：「他從魏公動身之日，不能面別公子，囑老身轉致的，叫公子自己保重。」挹香聽了又氣又苦，便說道：「我曉得的，終是你賣與魏家公子，如今將這話來騙我。」假母聽了發急道：「公子，不要冤枉煞人。況且侍兒們都在，公子不信，可以去問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既不是你，這就罷了。不過你們女兒為什麼不等我幾天，讓我別一別才走？」說著無限淒涼，簌簌淚下，竟立起身來，飄然而去。

回至家中，又對愛卿說道：「絳仙妹妹又去了，奈何，奈何！」愛卿道：「前日來邀你的，怎說已去了？」挹香道：「就是那日來邀我的時候去的。我想昔日三□六美集挹翠園宴賞牡丹，談諧談笑，令八□二個侍兒兩階歡舞的時候，何等熱鬧，如今一個個鴻離燕別，已有二□人了。繁華如夢，教人何以為情？」愛卿道：「原是。但如今死者死矣，嫁者嫁矣，為尼者為尼矣，你也不要惆悵了，自己的身子，究竟也是要緊的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那裡知吾心裡的惆悵！」說著淚汪汪還向讀廬書館中來，房中也不去了，獨自一人在著書館中，自怨自艾的念著，乃道：「我金挹香也算有豔福的，如今仍舊要一個個分別，可見得好景無黨，是空是色。想最可憐者，方素芝與著碧捐、碧珠、綺雲幾位妹妹，一現曇花，即歸仙界。我如今只怕沒有快活的日子了。」說著又想到絳仙身上，乃歎道：「絳仙妹妹前□天尚且與他相敘，一轉盼間已不知人面，真個花飛雲散，比做夢也快。」

想了一回，不覺牢騷無限，即在書案上取了一紙詩箋，拈毫磨墨，推敲了一回，忽寫出兩首詩來，上寫著「訪花前不遇感作」。

要知詩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